

【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】

宋文选

下

● 四川大学中文系
古典文学教研室

选注

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

宋文选

下

四川大学中文系
古典文学教研室 选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七年·北京

目 录

南宋部分

宗 泽	283
乞毋割地与金人疏	283
李清照	288
金石录后序	289
李 纲	305
议国是	305
陈 东	315
上高宗第一书	315
孟元老	325
梦华录序	325
邓 肃	331
具瞻堂记	331
刘子翬	336
试梁道士笔	336
胡 铨	339
戊午上高宗封事	339
岳 飞	348
论马	348
五岳祠盟记	350

晁公武	353
郡斋读书志序	353
虞允文	358
论今日可战之机有九疏	358
洪 迈	363
稼轩记	363
容斋逸史	369
方腊	369
徐梦莘	382
王彦与八字军	382
张荣	386
杨万里	390
欧阳伯威脞辞集序	390
陆 游	394
烟艇记	395
姚平仲小传	398
跋李庄简公家书	401
跋傅给事帖	403
入蜀记二则	405
范成大	410
峨眉山行纪	410
何 耕	417
录二叟语	417
萧德藻	422
吴五百	422

朱 熹	426
记孙觌事	426
百丈山记	428
楼 钥	432
北行日录三则	432
陈傅良	436
怒蛙说	436
陆九渊	440
送宣黄何尉序	440
辛弃疾	444
审势	445
陈 亮	451
中兴论	452
叶 适	464
播芳集序	464
姜 夔	467
白石道人诗集自序	467
计有功	470
唐诗纪事序	470
岳 珂	472
冰清古琴	472
孙 因	478
蝗虫辞	478
罗大经	490
能言鹦鹉	490

格天阁	491
无官御史	496
刘 黻	499
率太学诸生上书	499
黄 震	510
跋宗忠简行实后	510
姚 铨	514
江淮之蜂蟹	514
谢枋得	516
与李养吾书（节选）	516
周 密	523
观潮	523
寒材望	527
道学	528
文天祥	533
指南录后序	533
正气歌序	542
陆秀夫	545
拟景炎皇帝遗诏	545
王炎午	550
望祭文丞相文	550
郑思肖	554
心史总后叙	554
林景熙	558
蜃说	558

邓 牧	562
君道	562
吏道	567
谢 翱	571
登西台恸哭记	571

宗 泽

宗泽(公元一〇五九——一一二八年),字汝霖,婺州义乌(今浙江义乌县)人。在金统治集团不断南侵,宋王朝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关头,他是力主抵抗、反对割地议和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当徽、钦二帝被金人虏掠北去时,他正在磁州(今河北磁县)任上,便招募义兵,从磁州入援,屡破金兵。高宗建炎元年(一一二七)六月,任东京留守,知开封府。他积极组织军队和人民群众,沿河筑垒,守卫汴京(即东京),并联络各地抗金的人民武装约百万,准备大举渡河,收复失地。连上二十余疏,请高宗回东京主持抗金北伐,但昏庸愚懦的赵构却坚持妥协、逃跑的方针,信任黄潜善、汪伯彦等投降派,苟且偷安,拒绝了他的正确主张。这使他忧愤成疾,疽发于背,最后三呼“过河”而卒,充分表现了他的抗金决心和不畏强暴的精神。

著有《宗忠简集》。《宋史》卷三百六十有传。

乞毋割地与金人疏

臣闻天下者,我太祖、太宗肇造一统之天下也¹;奕世圣人继继承承、增光共贯之天下也²。陛下为天眷佑,为民推戴,入绍大统,固当兢兢业业,思传之亿万世³;奈何遽议割河之东,又议割河之西,又议割陕之蒲、解乎⁴?此三路者,太祖、太宗基命定命之地也⁵;奈何轻听

奸邪附敌张皇者之言，而遂自分裂乎⁶？

臣窃谓渊圣皇帝有天下之大，四海九州之富，兆民万姓之众⁷。自金贼再犯，未尝命一将、出一师、厉一兵、秣一马，曰征曰战⁸；但闻奸邪之臣，朝进一言以告和，暮入一说以乞盟：惟辞之卑，惟礼之厚；惟敌言是听，惟敌求是应⁹。因循逾时，终致二圣播迁，后妃亲王流离北去¹⁰。臣每念是祸，正宜天下臣子弗与贼虏俱生之日也¹¹。

臣意陛下即位，必赫然震怒，旋乾转坤，大明黜陟；以赏善罚恶，以进贤退不肖，以再造我王室，以中兴我大宋基业¹²。今四十日矣，未闻有所号令，作新斯民¹³；但见刑部指挥，有不得贍播赦文于河东、河西、陕之蒲、解¹⁴。兹非新人耳目也，是欲蹈西晋东迁既覆之辙耳，是欲裂王者大一统之绪为偏霸耳¹⁵。为是说者，不忠不孝之甚也¹⁶！既自不忠不孝，又坏天下忠义之心，褫天下忠义之气，俾河之东、西，陕之蒲、解，皆无路为忠为义，是贼其民者也¹⁷。

臣虽弩怯，当躬冒矢石，为诸将先，得捐躯报国恩足矣¹⁸。臣衰老，不胜感愤激切之至¹⁹。

——《宗忠简集》卷一

【题 解】

靖康元年（一一二六）十一月，钦宗赵桓向金人议和，许划黄河以东、以北地与金，并派大臣去交割两河（河东路、河北

路)地方。但两河人民群众纷纷组织起来,抗击金贵族集团的入侵,坚守城池,杀割地使臣。以后,金人围汴京,赵桓又许割河中府属的蒲、解(在今山西省境)。建炎元年(一一二七)五月,高宗赵构即位,仍想偏安苟活,竟沿用赵桓时的割地“誓书”。而实际上,当时河北、河东两路仅有几郡为金人控扼,其余全在人民武装力量的固守之中。赵构急于讲和,不但不支持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,反而遣散两路及各地的抗金义军,命令不得誊播赦文于两河及蒲、解,这是不承认以上地方为宋朝领土的一种表示。宗泽因上此书谏阻赵构,其时为建炎元年六月。事详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九十八,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一〇八。

【注 释】

1 天下:指宋王朝统治的全部地区。太祖:赵匡胤,宋代开国皇帝。太宗:赵光义,他继承其兄的帝位,继续征战,统一全国。此后北宋历代皇帝,都是他的嫡系子孙,故太祖、太宗并称。肇(zhào):开始。肇造一统:开创了统一局面。

2 奕世:累代,历代。继继承承:世代继承。韩愈《平淮西碑》:“圣子神孙,继继承承。”共贯:同一道路。全句意思是:太祖、太宗以后的历代皇帝,接二连三,使大一统的事业继续发扬光大。这是颂扬皇帝的语言。

3 为天眷佑:受到“天”的特殊关怀护佑。为民推戴:为老百姓推举、拥戴。入绍大统:谓继承帝位。兢兢业业:小心谨慎,认真努力。都是美化、奉承赵构的说法。

4 遽(jù):急促,仓卒。河之东:北宋初,全国分为十五路。河东路领有今山西省绝大部分,首府在太原。河之西:宋初置河北路,神宗时又分为河北东路、河北西路。两路亦统称“河北”。领有今河北省及山东省黄河以北部分。这里河之西,指河北西路。西,《南宋文范》作“北”,同治述荆堂刻本、金华丛书本《宗忠简集》俱作“西”。陕之蒲、解:蒲、解两州宋初属陕西路河中府(神宗时分陕西路为永兴、秦凤两路,蒲、解属永兴军

路河中府)，在今山西运城县附近。

5 基命定命之地：谓开始承受天命奠定宋朝国命的地方，即开国基地。赵匡胤灭后周而立国，首先占有后周的领土，相当于今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山西的大部分，故云。

6 奸邪附敌张皇者：指投降主和派汪伯彦、黄潜善等，他们媚外投敌，故意夸大敌人的力量。遂自分裂：自己把土地分割给敌人。这句是说赵构听信妥协、投降分子的主张，沿用靖康时的割地“誓书”，划河为界，继续把宋的土地让给金人。

7 渊圣皇帝：指钦宗赵桓。高宗赵构即位后，给他上的尊号是“孝慈渊圣皇帝”。四海九州：我国古代分天下为九州，又有东、南、西、北四海之说，故以“四海九州”泛称全国疆域。兆：万亿，极言其多。这句是概括钦宗时有地大、物博、人多的条件。

8 金贼再犯：金贼，同治述荆堂刻本、金华丛书本《宗忠简集》均作“金人”，今据《三朝北盟会编》改。靖康元年（一一二六）正月至二月，金帅宗望引兵至汴京围城，赵桓与之讲和，许割地、献金，以亲王为质。二月宗望军退。以后，由宗翰帅领的金军又进攻河东，十一月渡过黄河，直逼汴京城下。故云“再犯”。厉一兵，秣一马：磨一件兵器，喂一匹战马。厉兵秣马，意谓作战斗准备。

9 惟辞之卑：一味用卑下的言辞乞求，甚至不惜尊金主为“皇伯”，称金国加“大”字等。唯礼之厚：一味用厚礼来笼络金人。如靖康元年正月至二月，赵桓与金议和，约定：献金五百万两，银五千万两，缎一百万匹，牛、马各一万头，割中山、河间、太原三镇。十一月，金人又索金一千万锭，银二千万锭，帛一千万匹，并要尽割两河地与金。赵桓又下令“根括”人民的金银交与金人。可参看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九十六、九十七。

10 因循逾时：依照过去讲和的旧例不改变，拖延、错过了很多时间。二圣播迁，后妃亲王流离北去：指徽宗、钦宗、宗室、亲属都被金虏掠北去。事详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五十七。

11 每念是祸：一想到这场灾祸。弗与贼虏俱生：贼虏，同治述荆堂刻本、金华丛书本《宗忠简集》俱作“仇方”，今从《南宋文范》。

12 乾:天;坤:地。旋乾转坤:指扭转丧权辱国的局面。黜(chù):斥退。陟(zhì):升进。大明黜陟:即大力整顿,斥退奸邪,进用贤者。不肖:指那些附敌、通敌的卖国贼。中兴:再兴。中兴大宋基业:恢复宋代原有统治的版图,巩固皇帝的统治。

13 作新斯民:政治上进行新的改革,使人民振奋起来。

14 指挥:指示,命令。宋代公文用语。謄播赦文句:謄写、传播赦免罪犯刑罚的布告。新皇帝即位,照例要颁布大赦命令。

15 兹非新人耳目:这不是使人耳目一新的好事。新,用作动词。西晋东迁:公元二六五年,司马炎灭魏,吞并吴、蜀,建立晋朝,传至司马邺(晋愍帝),为前赵所灭,是为西晋。公元三一七年,司马睿(晋元帝)渡江即位,仅保有偏安江南的局势,是为东晋,后为宋刘裕所灭。蹈覆辙:走前人翻过车子的老路。裂王者大一统之绪句:谓分裂大一统的事业,偏处一隅,苟安江左。

16 为是说者:主张这种政策(指主弃地、议和)的人。

17 褫(chì):剥夺。河之东、西:指河东路、河北西路而言。贼:伤害。动词。

18 驽怯:自谦之词。驽:劣马,比喻才能低下。怯:胆小。躬:亲身。矢石:统指武器。躬冒矢石,为诸将先:身先士卒,战斗在最前线。

19 衰老:宗泽上此疏时,年已六十九岁,故云。不胜感愤激切之至:不能抑止愤慨急迫的心情,不避直言。

李清照

李清照（公元一〇八四——一一五五年？），号易安居士，济南人。她的诗、词、散文都有较高的成就，兼工书、画，通晓音律，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女作家。著有文七卷，词六卷，现存传世的作品除零散诗文外，有后人辑录的《漱玉词》。由于她的作品大量散失和《宋史》无传，我们只能根据她现存的作品和后人辑录的事迹了解其生平概貌。

李清照出身士大夫家庭，酷爱文学艺术。在理学家们变本加厉地提倡封建礼教的宋代，她鄙弃一般贵妇人声色狗马、鲜衣玉食的腐朽生活，不安于寂寞深闺的狭小樊笼，要求摆脱封建社会对妇女的羁绊，有更广阔的生活领域和精神世界，这在她前期的诗和《渔家傲》（“天接云涛”）中是有所反映的。但由于她的志趣和“词别是一家”这一观念的束缚，使她的词不像诗、文那样触及较广泛的社会内容。早年词作，多是对爱情生活和大自然美的追求，感情细腻伤感。晚年，李清照随着宋王朝南渡，不久丈夫病逝，只身飘泊江南一带，景况极为凄苦。这在她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变化。在她的词中，主要表现个人的深愁惨痛和对往事的回忆，“物是人非”的思想和凄清愁苦的感情极为浓厚。在散文，特别是诗中，则有不少直接反映宋南渡以后的政局的作品，表现了作者对南宋统治者屈辱逃跑政策的不满和强烈要求抗战、维护祖国统一的愿望。

她的散文现存五篇（包括一篇赋），文笔简洁、条贯，在整

个宋代散文中亦不失为佳作。《词论》一篇，则是关于宋词的重要文献。

金石录后序

右《金石录》三十卷者何？赵侯德父所著书也¹。取上自三代，下迄五季：钟、鼎、甗、鬲、盘、匜、尊、敦之款识²；丰碑、大碣，显人、晦士之事迹，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³，皆是正讹谬，去取褒贬，上足以合圣人之道，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，皆载之，可谓多矣⁴。

呜呼！自王播、元载之祸，书画与胡椒无异⁵；长舆、元凯之病，钱癖与传癖何殊；名虽不同，其惑一也⁶。

余建中辛巳，始归赵氏⁷。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，丞相作吏部侍郎，侯年二十一，在太学作学生⁸。赵、李族寒，素贫俭⁹，每朔望谒告出，质衣取半千钱，步入相国寺，市碑文果实归，相对展玩咀嚼，自谓葛天氏之民也¹⁰。后二年，出仕宦，便有饭蔬衣练，穷遐方绝域，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¹¹。日就月将，渐益堆积¹²。丞相居政府，亲旧或在馆阁¹³，多有亡诗逸史，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，遂尽力传写，浸觉有味，不能自己¹⁴。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，一代奇器，亦复脱衣市易¹⁵。尝记崇宁间，有

人持徐熙牡丹图，求钱二十万¹⁶。当时虽贵家子弟，求二十万钱，岂易得耶？留信宿，计无所出而还之，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¹⁷。

后屏居乡里十年，仰取俯拾，衣食有余¹⁸。连守两郡，竭其俸入以事铅槧¹⁹。每获一书，即同共勘校，整集签题²⁰；得书、画、彝、鼎，亦摩玩舒卷，指摘疵病，夜尽一烛为率²¹。故能纸札精致，字画完整，冠诸收书家²²。余性偶强记，每饭罢，坐归来堂，烹茶，指堆积书史，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，以中否角胜负，为饮茶先后²³。中即举杯大笑，至茶倾覆怀中，反不得饮而起，甘心老是乡矣²⁴！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²⁵。收书既成，归来堂起书库大橱，簿甲乙，置书册，如要讲读，即请钥上簿，关出卷帙²⁶。或少损污，必惩戒揩完涂改，不复向时之坦夷也²⁷。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慄慄²⁸。余性不耐，始谋食去重肉，衣去重采，首无明珠翡翠之饰，室无涂金刺绣之具²⁹。遇书史百家，字不刓缺，本不讹谬者，辄市之，储作副本³⁰。自来家传《周易》、《左氏传》，故两家者流，文字最备³¹。于是几案罗列，枕席枕藉，意会心谋，目往神授，乐在声色狗马之上³²。

至靖康丙午岁，侯守淄川，闻金寇犯京师，四顾茫然，盈箱溢篋，且恋恋，且怅怅，知其必不为己物矣³³！建炎丁未春三月，奔太夫人丧南来³⁴，既长物不能尽载，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，又去画之多幅者，又去古器之

无款识者；后又去书之监本者，画之平常者，器之重大者³⁵。凡屡减去，尚载书十五车。至东海，连舳渡淮，又渡江，至建康³⁶。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，用屋十余间，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³⁷。十二月，金人陷青州，凡所谓十余屋者，已皆为煨烬矣³⁸。

建炎戊申秋九月，侯起复，知建康府³⁹。己酉春三月罢，具舟上芜湖，入姑孰，将卜居赣水上⁴⁰。夏五月，至池阳，被旨知湖州，过阙上殿，遂驻家池阳，独赴召⁴¹。六月十三日，始负担舍舟，坐岸上，葛衣岸巾，精神如虎，目光灿灿射人，望舟中告别⁴²。余意甚恶，呼曰：“如传闻城中缓急，奈何⁴³？”戟手遥应曰：“从众。必不得已，先弃辎重，次衣被，次书册卷轴，次古器，独所谓宗器者，可自负抱，与身俱存亡，勿忘之⁴⁴。”遂驰马去。途中奔驰，冒大暑，感疾。至行在，病瘧⁴⁵。七月末，书报卧病。余惊怛，念侯性素急，奈何病瘧，或热，必服寒药，疾可忧⁴⁶。遂解舟下，一日夜行三百里。比至，果大服柴胡、黄芩药，疟且痢，病危在膏肓⁴⁷。余悲泣仓皇，不忍问后事⁴⁸。八月十八日，遂不起。取笔作诗，绝笔而终，殊无分香卖履之意⁴⁹。

葬毕，余无所之。朝廷已分遣六宫，又传江当禁渡⁵⁰。时犹有书二万卷，金石刻二千卷，器皿茵褥，可待百客，他长物称是⁵¹。余又大病，仅存喘息。事势日迫，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，从卫在洪州，遂遣二故吏先部

送行李往投之⁵²。冬十二月，金寇陷洪州，遂尽委弃⁵³。所谓连舫渡江之书，又散为云烟矣。独余少轻小卷轴、书帖，写本李、杜、韩、柳集，《世说》、《盐铁论》，汉、唐石刻副本数十轴，三代鼎彝十数事，南唐写本书数篋，偶病中把玩，搬在卧内者，岿然独存⁵⁴。

上江既不可往，又虏势叵测，有弟远，任敕局删定官，遂往依之⁵⁵。到台，守已遁⁵⁶。之剡，出睦，又弃衣被⁵⁷。走黄岩，雇舟入海，奔行朝⁵⁸。时驻蹕章安，从御舟海道之温，又之越⁵⁹。庚戌十二月，放散百官，遂之衢。绍兴辛亥春三月，复赴越。壬子，又赴杭⁶⁰。

先侯疾亟时，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，便携去，其实珉也⁶¹。不知何人传道，遂妄言有颁金之语，或传亦有密论列者⁶²。余大惶怖，不敢言，遂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，欲赴外廷投进⁶³。到越，已移幸四明⁶⁴。不敢留家中，并写本书寄剡。后官军收叛卒，取去，闻尽入故李将军家⁶⁵。所谓岿然独存者，无虑十去五六矣⁶⁶。惟有书、画、砚、墨可五、七簏，更不忍置他所，常在卧榻下，手自开阖⁶⁷。在会稽，卜居土民钟氏舍⁶⁸。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⁶⁹。余悲恸不已，重立赏收赎⁷⁰。后二日，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，故知其盗不远矣。万计求之，其余遂不可出。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⁷¹。所谓岿然独存者，乃十去其七八。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，三数种平平书帖，犹复爱惜如护头目，何愚也